

经常 那些
我以温柔相待的人
伤我最多
我对你们 美丽的人啊
永不会变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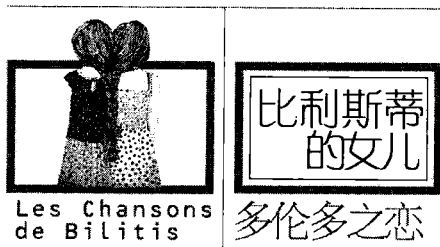
多伦多之恋
比利斯蒂的女儿

Les Chansons de Bilitis

五月◎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五月◎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比利斯蒂的女儿：多伦多之恋 / 五月著 . — 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
2012.7

ISBN 978-7-5059-7672-6

I . ①比… II . ①五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39775 号

书 名	比利斯蒂的女儿——多伦多之恋
作 者	五 月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邓友女
印 刷	北京佳艺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印 张	10.5
插 页	3 页
版 次	201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59-7672-6
定 价	28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她们的爱情是一汪清泉的两条潜流——婉妙与雅洁

他们的爱情或许早该结束但却一直没有开始



一部虐心的小说，像一枚游错方向的染色体侵入骨髓，注定了疼痛和苦难。迟到的爱情有着历史的痕迹，从故乡到异域，演绎着漫长的暧昧，最终的分离源于初恋的不真实，真实的事物也变得虚渺。错位的爱情张扬着浪漫，却无敌现实，撕裂已被注定，这不仅仅是社会因素的制约，更是人类自身的生物性局限。与爱情碰撞的亲情，可能不够强大，但是，它必将跨越有形无形的疆界，像一条装满爱的大船，抵达港湾。





目录

>>>

- 第一章 一个被拒绝一个被驱逐 || 001
- 第二章 从北京到多伦多 || 010
- 第三章 温暖 || 018
- 第四章 崭新的女儿 || 025
- 第五章 叠加的床垫 || 032
- 第六章 距离地面三公尺 || 044
- 第七章 欧妃娅的辫子 || 050
- 第八章 天生一对尤物 || 058
- 第九章 中介存在的意义 || 066
- 第十章 前厅后厨 || 075
- 第十一章 揭开机密之恋 || 087
- 第十二章 第一次冲突像闪电战 || 098
- 第十三章 游错方向的染色体 || 105
- 第十四章 冉香的签证 || 127
- 第十五章 老板娘珍妮 || 134
- 第十六章 一个向北一个向南 || 147
- 第十七章 彼此不可触摸的痛 || 159



第十八章 属于陈旧时代的爱情印记 || 165

第十九章 回忆 || 184

第二十章 回忆不远 || 199

第二十一章 往前走是唯一的选项 || 210

第二十二章 蓝月亮咖啡馆 || 220

第二十三章 温渡 || 228

第二十四章 唐人街 || 235

第二十五章 模特欧妃娅 || 241

第二十六章 比利斯蒂的女儿 || 249

第二十七章 欧阳薰衣和香妃 || 269

第二十八章 一个往南一个往北 || 277

第二十九章 爱情与亲情的较量 || 288

第三十章 沉沦或者觉悟 || 303

第三十一章 不是尾声 || 309

第一章 一个被拒绝一个被驱逐

雪花飘落地上，为了融化成水而滋润土壤，也为了聚集寒冷而封闭火热。这是欧妃娅的第一个冬天，欧阳薰衣仿佛经历了最后的四季……

001

即使欧妃娅做出了非常决定，她仍旧抹不去冉香的影子，包括她刺向她的斩断她们关系的无形的剑，多少美好的时光被割裂了，揉碎了，像抛出窗外的泪水，再也收不回来。她相信冉香无意伤害她，完全是迫于压力，这一点欧妃娅从不怀疑。虽然冉香一再强调，她不能承受的其实不是别人，而是她自己的内心。然而，欧妃娅不愿意接受悲剧的本质。只是，一切都无法挽回了，当欧妃娅决定放弃的时候，她的行程或者说唯一的去向，已经注定。

她背对着欧阳薰衣拆开辫子，金发曲折分散开来，像细密的纱，轻触颤动的肩膀。那根曾与发辫缠绕一起的半片红绸，飞走了，它飘出机场大厅，最终飘落更加宽阔的冰雪之上。欧阳薰衣目送着红绸，暖的气流和冷的风交替打击她的目光，但还是望向冰雪，那透明的洁白仿佛被冷凝的血割裂，她看到了融化。

欧妃娅却说：“它不再火热了。”她的憔悴仍旧清爽，“妈妈，我想跟你回中国。”

欧阳薰衣一阵悚然。返回中国，尽管这是已确认的无奈的选择，里边也有她对欧妃娅的无奈接受。欧妃娅重复这一决定有着

宣示心愿的成份，她希望踏上中国的土地，在冉香的故乡慰藉自己受伤的心灵，她是委屈的。

以妈妈的身份和如此组合的回程，对欧阳薰衣是一种折磨。她内心充满抵触和绝不情愿，但她别无选择。

她渴望和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起踏上返程啊！或者，如当初的设想，一起留在多伦多，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。然而，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，那个叫欧阳冉香的女儿不再给她的妈妈任何机会。原因很简单，是欧阳薰衣强硬地干涉了女儿的选择。她们的行为与爱情无关，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荒唐事件。是的，冉香和欧妃娅是一个事件，她们懵懂无知，犯下了愚蠢的错误，欧阳有权利斥责她们，有责任帮助她们改正。她不惜一切代价，即便付出生命，也要阻止事件的进一步发展，她终于亲手结束了它。而欧阳丝毫没有欢呼胜利的力气。未来并不明朗，一切皆不可确定。

多伦多机场是冷漠的，欧阳盯着航班信息发布牌，努力辨认那流动着的陌生的文字。心脏一阵阵绞疼：“香儿，我唯一的女儿，你驱逐了妈妈。”

欧阳薰衣内心的疼痛无人能够触摸，它刻骨铭心而无影随行。她的精神长久地陷于一种恍惚，仿佛刚刚过去的灾难只是一场噩梦。她环顾四周，没有发现冉香的影子，她甚至渴望出现幻觉，哪怕是不真实的送别。

“她不会来了。”欧妃娅的失落表现得更强烈，“她拒绝了我，难道不是你最想要的结果吗？”

欧阳调转开脸，不去对接那一双湛蓝的眼睛。

这个问题，欧阳想了很多遍，冉香对欧妃娅的最后态度是她做梦都想要的，而结果远远偏离了她努力的方向。她放弃了执意要留在枫叶之国的冉香，自己亲生的女儿。她接受了欧妃娅，这个与自己完全没有血脉关系的女儿？曾经的憎恨真的可以淡忘？现在的局面真的可以用尘埃落定来形容？两个女孩的爱情终于划下了句号？她们各自的幸福真的能分别属于她们自己的未来？

飞往北京的航班延后了，原因不明。

欧妃娅翻译这条信息时，心情有点复杂。欧阳好像没有什么感觉，无论航班延后还是即刻起飞，就算取消，她的疼痛都将继续，正如漫长的冬天与她的对立。然而，欧阳真切地感受到，她获得了一个机会，可以返回芬奇大道了，可以返回“土库”了，滞留一天，一夜。

“然后……不，不能再让悲剧上演了。”欧阳不敢再有任何祈望。

离开。和欧妃娅一起离开，是结束一段黑暗的唯一途径。

她躲避欧妃娅的目光，那双湛蓝的眼睛，虽然蓄积着混浊的液体，但充满了透明的渴望。“她巴不得航班真的取消呢。”欧阳恨恨地想。

多伦多机场的最新消息：飞往北京的航班……

在安检通道上，欧阳薰衣拽住了欧妃娅的手，貌似轻松地牵着，却渐渐抓紧了她的一根指头。她怕她突然转身离去吗？此刻的欧阳已经下定了决心，要带着欧妃娅回国，与她一起，只要能让她和冉香拉远距离。她要用自己羸弱的身体阻断一份不为生命所认可的爱情，让一对错误的恋人在不同的空间冷却热情，将过

去的一切冰冻起来。即使从此诀别也在所不惜，她想。

阴阳天然，生命不可以颠覆。在崩溃破碎的瞬间，欧阳薰衣只想知道：究竟有没有上帝？

002

天缺一块有女娲，心缺一块很疼痛。此刻的欧阳薰衣缺失了女儿冉香，欧妃娅不能填补这个空缺，现在不能，将来也不能。

女儿是欧阳向上帝奢求过的唯一，她对上帝慷慨的赠与充满了感激和敬畏。她以为自己懂得，所有的疼痛都有补偿，正如所有的欢乐都有代价。只是，一个生命承受的痛苦，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深重呢？欧阳以前并没能掂量得出。她只知道女儿不快乐，甚至自卑。她不知道，女儿那份与生俱来的迷茫，那长久笼罩于黑暗、挣扎于混沌之中的痛楚与恐惧，没有人能够分担或替代。

那个夜晚，读着女儿平静的脸色，欧阳感悟到了一种赴死的决绝，她的内心不由得一阵颤栗。如果总之一要有一个人奔赴绝路，那就把希望留给女儿！欧阳感觉到颤栗的心又回升起一股血脉溶合着亲情的温暖。

“我很早就知道，自己不快乐的原因。”冉香说，“生命初始，一枚游错了方向的染色体，注定了今生。”她的泪水滴下，强做的平静被冲刷干净。

“妈妈，如果你真的那么爱我，就成全我的爱情吧。”这是冉香的哀求。

那一刻，欧阳木然地坐着，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五雷轰顶。她不能触摸女儿，不敢去拥抱她，恐怕最轻微的一个动作，都会碰疼她累累的伤痕。她想象不出，女儿对生命的彻底颠覆始于何故，在穿不透的黑暗中的挣扎……她是否千万遍的呼唤过妈妈？世界，在顷刻之间跨塌。

“我怎么能够，留下我的女儿，独自穿行于这人世的苍凉？”她没有权利投奔疯狂或者死亡。“我怎么能够，听任我的女儿，不惜以红颜娇躯去扭曲生命的本性？”该怎么做，才能将混沌中的孩子引向光明？该以何种方式撕裂胸膛，才能让执迷的灵魂看见一颗破碎的心在黑暗中闪烁着跌宕？

上帝真的存在吗？欧阳薰衣望断天涯……

在天涯的尽头，有一片铺满枫叶的绿草地，生长着一棵棵蒲公英。它们从青葱的身体里，开放出黄灿灿的花蕊，以纤细的躯干，撑举起白绒绒的花团。那些柔弱的生命在微风中摇曳着，传递着无声的祈祷。然而，只静悄悄的一场雪，就覆盖了它们的身影。

这就是上帝传递的，关乎生命的真谛？

一段残缺的人生注定由疼痛陪伴，欧阳很早以前就认识到了这一点。她的出生是个错误，首先是性别错了，母亲希望是个男孩儿。她被叫做“野麻雀”，像风里的树叶乱飞，没人能抓住她，除非碰伤了头、手、脚，才会哭泣，才会变得像“家雀”一样寻求保护。那时，有个男孩儿常常保护她，为她打架，帮她隐瞒逃课记录，挨打的份是分担不了的。

欧阳长大后，出落得水灵灵的，这时又被叫做“野天鹅”，还

是野的。她的出嫁简单扼要，没有恋爱程序，没有风光的婚礼，她只有一个心思：生个女儿。这是个多么奇怪的情结，因为自己不被喜欢而疯狂地爱上雌性小生命。她如愿以偿了，只要香儿那双龙眼核一般黑亮的小眼睛里映出两个她的人影儿，欧阳就感觉到上帝对自己无限的宠爱。无数不眠的夜晚，她跟女儿一起寂寞着，一起成长着，心潮就在漫长的时光里如波涛般汹涌，澎湃，不止不息。

为了营造一个温馨的居家环境，欧阳不停地添置家具，更新窗帘，粉刷墙壁，铺设地面，这一切都重复过了，她仍然找不到内心渴望的安宁和平静。处在无风自是飘摇之中的婚姻，注定不堪一击。她出轨了，他就是小时候保护过她的男孩。她说不清这是不是爱情，但她痴痴地爱着，赶不走黑夜，也留不住黎明。在那样一个年代，一个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女人，抱着赴汤蹈火的信念，投入到一场从天而降的爱情当中，竟没有一丝一毫的瞻前顾后。

家，支离破碎了，女儿成了欧阳薰衣的唯一财富，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。

生命，就是一种反叛与秉承相伴相随的循环，就是一次美丽或者错误之形成与结束的演绎，就是一个学会接受懂得放弃的过程，就是整个的被把握在上帝的掌心。生命对于每一个人，注定是唯一的机会，只有心怀感激，祈祷生命的奇迹。

“无论结局是什么，我也要竭尽全力。”欧阳默念心声，“恳请满天的星星，为我点燃一盏希望的灯火：给生命一次机会！”

多伦多机场，最后的航班飞往北京。

一场短暂而又漫长的危机，就要成为历史，将随着多伦多与北京的转换，更替人间。欧阳薰衣结束了虐心历程，她和欧妃娅的座位靠着窗。实际上，欧阳的身心很难恢复如初，冉香说的游错方向的染色体，仿佛正侵入她的骨髓……

她看向弦窗外，银色的羽翼暗淡无光，顺着它往上端延伸视线，是静止的一隅天空，模糊的云散布周围。对于欧阳而言，暗淡的，静止的，模糊的，一概隐藏着生活，生命在其中像浑浊的水……她禁不住的思绪牵连出更多。

欧阳的爱情属于迟到的，它早已注入心灵，有着历史的痕迹和故乡的风味，但仍然是暧昧。后来到了异国他乡，痕迹变深了，风味变淡了，暧昧却依旧，只不过演绎着新的漫长。这爱情的最终结果是分离吗？他陪她度过了严冬，春天来了，他走了。可能的分离，源于可能的初恋，或者是初恋的不真实所导致的结果。真实的事物怎会与虚渺形同一体？窗外固有的景物愈来愈虚渺，仿佛等待一次真实的突破。

香儿的脸庞印上弦窗，欧阳在心里更换了对女儿的称呼：冉香。欧阳冉香，你驱逐了欧阳薰衣！你自私地拒绝了妈妈的怀抱！你纵容畸形的本能决心挑战一位母亲的底线！你还将怎样继续一意孤行呢？舷窗外呈现出血肉之身的扭曲，随之聚散。欧阳决心要驱散它，却无能为力。那是错位的爱情，虽然张扬着浪漫，却

是非现实的。撕裂已被注定了吗？是的，撕裂已被注定！这不仅是社会因素的制约，更是人类自然规律的生物性局限。与爱情碰撞的亲情，可能不够强大，但是，它必将跨越有形无形的疆界，像一条装满爱的大船，抵达港湾。

机舱平静地沉沦了，这是欧阳的幻觉。

欧妃娅显得很疲惫，她对欧阳薰衣表现出的亲昵也没能振作一刻。“妈妈，我想靠你的肩膀睡会儿。”她靠近欧阳。欧阳躲避着欧妃娅的脸，但她执意地依贴上来。“我好累啊，妈妈。”欧妃娅坚持选择了欧阳的肩膀，她矜持而温顺，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弃儿，不可拒绝。

飞机像静默的仓库，所有的乘客不过是一件件货物，等待不知何时将被整体运往某处，或遭遇搬运出舱。这时，机舱发出一阵骚动，空姐引领一位海关官员和两位警察，径直来到欧阳薰衣和欧妃娅的座位前。

海关官员对欧妃娅说：“对不起，请出示证件。”

欧妃娅如梦中惊醒，她突然紧张得像一只遇险的羔羊。“我，我是加拿大公民……”她有些语无伦次。

“你是欧妃娅吗？请出示证件！”海关官员重复他的询问和要求。

欧妃娅无奈地出示了自己的护照，海关官员将它递给随行的警察。两位警察进行了确认，其中一位告知欧妃娅，她涉嫌一宗儿童失踪案，必须回警局接受调查。警察上前，一左一右架住欧妃娅的胳膊，准备带她离开机舱。欧阳薰衣的面孔掠过一丝惊慌，